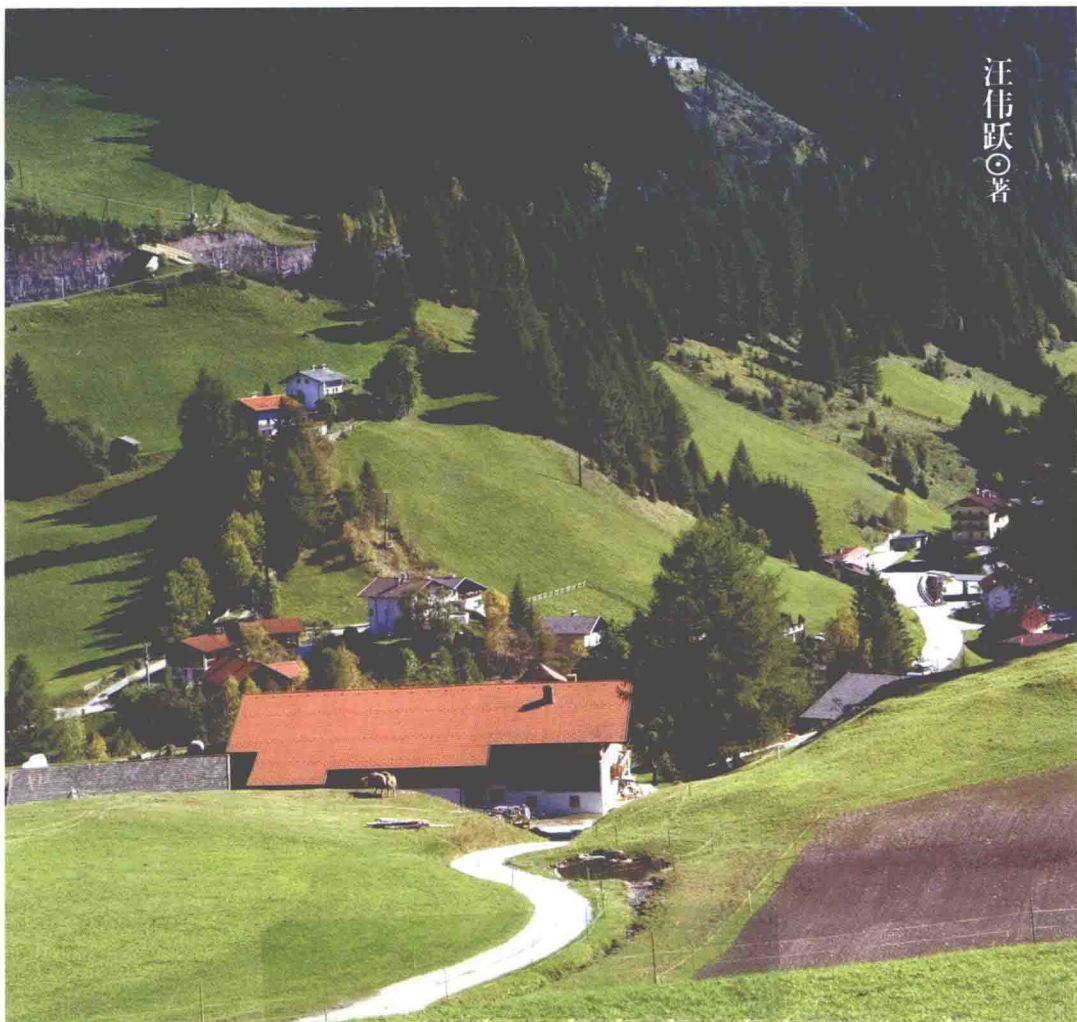


汪伟跃◎著



# 移民移民

十一年来，他一刻也没忘记带领大伙移民时许下的奔好日子的承诺，这承诺一天没实现，他的心就一天不安宁，而今夜，他似乎可以这样对自己说，那承诺就要实现了。

★★★★  
江西农村改革开放  
长篇小说丛书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 移民移民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民移民 / 汪伟跃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8  
(江西农村改革开放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54-7457-5

I. ①移…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1989号

责任编辑: 胡兰兰  
封面设计: 立志设计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字数: 336千字

印张: 24.5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上 部





## 引 子

狮城南门桥头任家村人都说：任老爷脑后长了眼睛。

狮城就是遂安县城，浙西重镇，坐落在一片偌大肥沃的盆地中间，群山环抱，因城后那座小山状若卧狮，故得此名。又因在大磨石砌的城墙东西南北和西南方向开了五扇城门，人们也称它梅花城。

据族谱记载，任氏家族在遂安县安居创业已有千年历史，遂借任氏子孙大都聚居在狮城南门桥头一个叫任家的村子里，两百多户人家，以巷道和水沟为界，顺村庄和狮城之间的武强溪水从西向东分为上任家、中任家和下任家。任老爷家那幢四面堂前的砖瓦房建在下任家最东边离溪岸不远的田野旁。

别人不知道，任老爷自己心里清楚，他脑后的那只眼睛，是他爹任老太爷给他装上去的。

任老太爷躺在床上等咽气的时候，一手攥着支橙黄黑亮的长竹箫，一手指着儿子也就是任老爷，用尽所有的力气道：“田地不如书香，遇事多问半仙。”说完，他头一歪，双腿蹬直，长竹箫当啷一声滚落到地上。

以后，任老爷吹起了那支竹箫，都是些如诉如泣哀怨的曲子。

任老爷也记住了爹的话。为了书卷，他可以用上好的水田去换，又让儿子孙子进了学堂。儿子孙子求学的所有开销，全部用他爹留下的田产作抵，付了学费剩下的银元，则埋到了屋里的地下。到1949年，长孙已经十四岁，孙女十一岁，次孙也已九岁，他爹留下的百十亩田产只剩十几亩了。任老爷败了家，原本他家在土改中无论如何要定个地主成分的，结果只定了中农成分。别小看这个中农，以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贫农下中农是依靠的对象，地主富农是打击的对象，中农则是团结的对



象。打击与团结，相差何止天渊？团结给任家带来多少好处，拿任老爷的话说，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是老太爷拯救了子孙。任老爷常饱含感激地对儿子和孙子们这样说。儿子和孙子们不知就里，对任老爷的话不以为然，这让任老爷很痛心。

更让任老爷寝食难安的是，两个孙子长相和脾性颇有蹊跷。长孙面相藏凶，性情却温良和善，容易随众。次孙面如弥勒，脾气却暴戾乖张，总有些离奇的想法和做法。兄弟如豆萁，同手足，他的这两个孙子却似冰炭，从小不能和睦相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闹得不可开交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难道就没有什么法子化解了不成？任老爷不知多少个夜晚辗转反侧苦思冥想到天亮，但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个良策。最后还是记起老太爷的遗训，于是豁然开朗。他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半，背着家人进城去了。

任老爷来到城里的文化中心——儒学前广场。那时他的背还能挺得笔直，脚步也灵便，他装出一副悠闲的神情，慢慢转到赛半仙摆在龙柏树下的卦摊边。他扇扇鼻翼，闻到了画着阴鱼阳鱼的太极布幌和卦象纸板散发出的久远绵长的时间气息，又瞪起眼用恨不能看穿人五脏六腑的目光，盯着赛半仙那张瘦成骷髅般的脸庞良久，才郑重地递上写着两个孙子生辰八字的红纸帖。他见赛半仙勾着的柴棒似的手指并没伸过来接，便小心地将那红帖放在卦摊桌上。

赛半仙眯缝起没有一丝光亮的眼睛，几根柴棒在卦摊桌上拍了拍，等任老爷坐下后便在桌上摸索起来。任老爷按住帖子往赛半仙手边推。柴棒触到帖子，在帖子上慢慢摩挲一会儿，赛半仙仰起头问任老爷：“孙女的怎么不拿来？”

任老爷一怔站了起来，心里嘀咕，赛半仙就是赛半仙，知道我还有个孙女。“孙女好着，不算也罢。”任老爷惴惴地说。

“哦！”赛半仙若有所思地闭目颌首，示意任老爷重新坐在他对面的长木凳上，然后沉吟着，忘情地掐起那几根柴棒。

赛半仙下颏灰白的山羊胡须突然颤抖起来，“啊——”他发出一声非常突兀和奇怪的叫唤。

“怎么啦？”任老爷惊愕得瞪大眼睛，身子打了个颤。

赛半仙定了定神，右手的几根柴棒轻弹着桌面，用只能让任老爷听见的声音，慢慢呢喃起来。

“别慌，别慌……”

“嗯，嗯！”任老爷不停地点头，虔诚得五体投地。

末了，赛半仙又眯缝起瞎眼，神秘地嘱咐道：“刚才我说的，不可外传。”

“不会的，不会的。”

“外传就不灵了。”

“我记着，记着。”得了赛半仙的卦辞，任老爷如获至宝，布满沟壑的脸庞灿然若绽。他颤巍巍地把一叠银元啪啪叠搁在卦摊桌上，郑重地推了过去。

赛半仙晃晃脑袋，用无神的眼睛观望左右，那几根柴棒迅速把银元扫进吊在卦摊桌边的布袋里，然后轻轻抬手扬了扬柴棒，好像在说，你可以走了。

“多谢！”任老爷身子朝赛半仙躬成虾米。

“走吧，儿孙自有儿孙福！”赛半仙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亮起嗓门喊，仰身靠在被岁月熏染得漆黑油亮的太师椅上，闭起眼睛再不言语。

任老爷又向赛半仙弯弯腰，迈开轻快的脚步。

很多年过去，任老爷从没跟人说起过他曾去为孙子算卦的事，至于赛半仙对他说的卦辞，他更是守口如瓶。

直到1969年阳春三月，任老爷在弥留之际，像当年他爹指着 he 一样，他指着儿子任老爹，眼睛却停留在两个孙子的脸上。他嘴唇一开一合，他要说当年找赛半仙给孙子算卦的事了。

“嗯——”，任老爷喉音混浊，脸憋胀得发紫，一副要说话的样子却发不出有实际意义的声音。

伏身依在床前的任老爹急切地催促：“爹，有啥吩咐，您说。”

任老爹又是一阵“嗯嗯”，说不出话。

“你们都出去！”任老爹把其他人赶出房间，房里只剩他们父子。

天地间一片寂静，只有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在遥远的地方若有若无地传来。“爹——”等房里响起撕心裂肺的呼喊，屏声静气守在门外的人才涌进房里。





任老爷安详地撒手人寰。

大家悲伤一阵，才想起问任老爹，老爷子临终说啥了？

任老爹摇头，轻声道没说啥。大家都不相信，狐疑的目光直直地射向任老爹，但任老爹还是坚定地一个劲儿摇头。

任老爹独自把任老爷的遗言“贪污”了，但继承了他父亲精心呵护花草的传统。他每天都要到菜园里呵护宝贝似的围着几棵菊花浇水施肥除草，以致那几棵红菊花常常长得比蔬菜瓜果还水灵鲜嫩。

任老爹喜欢读古书讲故事，不爱吹竹箫，他的小儿子把竹箫揽在怀里，既吹他听熟稔的他爷爷经常吹的那些哀怨曲子，也吹当下流行的轻松愉快的歌谣。

—

## 1

公元 1958 年，火红的年代。

深秋的夜晚，甘坞炼铁场上仍然热气腾腾，二十座连成一片的土高炉，亮闪闪的炉堂炭火光一片猩红，远远望去像日出前山顶沸腾的朝霞。这是浙西遂安县的土法炼铁场，半个月前，这里的炼铁场面更加壮观，四十八座土高炉一起点燃，年轻人奔跑着加铁块添木炭。要在白天，山岗上的高音喇叭里“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赶英超英”的鼓动声，加上“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的歌声，还有从各公社集中来的青年民兵高涨的劳动热情，振奋得大地滚热发烫。可惜现在，收来的废铁不够四十八座高炉消化了，熄了二十八座高炉的火，只有二十座高炉还在熊熊燃烧。

“任连长，十八号炉出铁了！”声音从炼铁场那边飘过来。

“第六炉了？”旁边高坡上响起洪亮的问话。

“第六炉!”

“好,‘放卫星’啦,又‘放卫星’喽!”随着激奋的喊声,一个黑影从高坡上飞奔而下。

黑影就是民兵二连连长任秉春,他和一连连长关大志一起带着两个连一百八十多名青年基干民兵在这里大炼钢铁。

“噢——”殷红的铁水从炉口流出来,在土模子里结成一块红彤彤的铁锭,围在高炉前的十几个后生欢快地呼叫。

“节节,去向指挥部报喜,我们二连‘放卫星’了。”站在红铁锭旁的任秉春四下里望着喊。

“哎!”一个小后生应声就走。

一连连长关大志哈哈笑着从黑暗里冒出来,他走到任秉春身边,得意地装出轻慢的语气说:“报什么报,第六炉我们下午就出了。”

“真的?”任秉春不相信地偏头望着关大志。

“那还有假!”关大志瞅着任秉春,拍拍手里的笔记本,不容置疑地道。

任秉春不声响了,两个多月的相处,他了解身边这个四十来岁的汉子,他完全可能有喜不报,自己确实又落后人家一步了。“为什么不报喜?”他问关大志。

“明天我们四号炉要出七炉。”关大志把笔记本揣进裤兜,神神鬼鬼地说。

“出七炉?”任秉春不由得一怔。

“七炉。”关大志说得很确定。

“好,”任秉春暗暗咬了下牙,“明天,我们十八号炉也出七炉。”任秉春不服输。

“看谁先出吧,明天。”关大志丢下这句不痛不痒的话走了。

望着关大志消逝在夜色里的身影,任秉春两腮一鼓一鼓,狠狠地在心里说,等着看吧,明天!他叫节节去招呼人,连夜挑最好的木炭,把碎铁敲干净,除了在炉上值班的,大家忙完早点睡觉,明天好大干一场。“好咧!”节节应声走了。这个才十八岁的嫩后生,跟任秉春一个村,初中毕业,因家里没劳力,放弃上高中的机会,回家务农了。

任秉春又走上了炼铁场旁的高坡,秋夜,虽然没有风,仍然让人觉



得有丝丝寒意袭来。本来他今天要“放卫星”创造新的奇迹了，却被关大志抢了先，他有些郁闷，心事重重坐在地上。该是睡觉的时候了，可他没有一点睡意。

任秉春啊任秉春，你还有什么不满意不顺心的，你可是越来越出息了。

任秉春是任老爷的长孙、任老爹的长子。他初中快毕业时，恰逢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任老爷出人意料地适时让孙子辍学了，反正已接近毕业，该念的书都已念完，他想让孙子早点离开学校，不就没那一纸文凭吗，又不是能当饭吃的东西。任秉春一回村，土改工作队马上就他召去帮着丈量土地计算土地面积，他成了土改工作队员。后来成立初级社和高级社，他一直是社里的管账。1957年底至1958年初，几个社联合兴修水利，他用学过的几何知识测量渠道，大显身手，多次受到乡里领导表扬，年纪轻轻就和村里的农会主席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先是大会小会上喊起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接着成立人民公社，任秉春就被提拔到公社当了团委副书记，成了半脱产干部。当然，任秉春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像任老太爷一样精明的任老爷，也就是他爷爷在审时度势地运筹帷幄。但不管怎么样，现在任秉春的目标是明确的，也就是再往前走那么一步，把半脱产干部的半字拿掉，成为国家正式干部。

如今，这个二十三岁的后生已经不像读书人了，脸皮黧黑，倒八字形向上吊起的浓眉毛下，一对大眼虎虎生威，工作起来跟他走路一样风风火火，要是个国家正式干部，一定有能力有魄力有作为，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自然也能创造让人羡慕的个人生活。

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后，县里抽调全县六个半脱产干部中的两个——他和关大志来炼铁场带领青年民兵炼铁，这使他兴奋不已。这是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和施展工作才能的好机会，他们两人斗志昂扬你追我赶，炼铁日产量不断被刷新，他和关大志出尽了风头。

没有什么说的，只有好好干一场。任秉春站起来，明天还要出七炉铁呢，去睡一觉养精蓄锐。他下了高坡，一阵风向指挥部兼做宿舍的大草棚走去。

翌日，像任秉春和关大志设想的那样，二连的十八号炉一连的四号炉都出了七炉铁，但由于二连在选废铁和木炭上下了功夫，二连的十八号炉比一连的四号炉早半小时出第七炉铁，二连创下第一放了卫星。

任秉春喜不自禁，在关大志谦恭地带人来向十八号炉表示祝贺时，他望着关大志，突然就来了灵感，掏笔在本子上写下一首诗，赋名《炼铁歌》。关大志他们走后，他把这首诗抄在大草棚门前的黑板上：

咱们民兵连，个个是好汉。  
你加碎铁片，我来添木炭。  
干劲冲牛斗，嫦娥把我羨。  
喜看人间景，处处把铁炼。

炉堂烈火艳，铁水红灿灿。  
我们多流汗，国家铁增产。  
可以少吃饭，可以少睡眠。  
为了多炼铁，愿将青春献。

应该说，诗写得不咋样，但任秉春抒发了自己的豪情，他有些洋洋得意。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两天后，他写的这首诗，被前来视察炼铁成果的张县长看见，张县长把诗抄到笔记本上，在以后几次开会的时候，都掏出笔记本大声朗读了这首诗，读一次就表扬任秉春一次，夸任秉春是个干将，爱才之心溢于言表。不久，县委又在《工作通讯》上刊登了这首诗。当然，任秉春并没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些，每次都是他的朋友同事告诉他的。任秉春抑制不住兴奋，工作干劲更足了。

这天上午，任秉春因为昨夜打了通宵，他偷闲趴在指挥部电话机桌上打起了盹。刚眯着眼，电话铃突然响起，他跳起来接电话。

“喂，帮我找任秉春。”是个女人的声音。

“新华，”任秉春听出是方新华，“我是秉春。”他睡意顿消，急切地问，“你在哪里，回公社了吗，一切都好吧？”

“你问这么多，叫我怎么回答。”电话里的方新华嗔怪道，但听得出她是高兴的。她继续说，“昨天公社有事，我先回来了，我一切都好



呢。听人说张县长开会时读了你写的诗，还在大会上表扬你了。”

“真的？”任秉春故作不知地反问，浓眉向上扬了扬。

“真的，你再接再厉吧，我马上回山上去，我们来个竞赛。我烧炭，你炼铁，共同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再见！”快言快语的方新华挂了电话。

“哎——”任秉春还有话没说呢，她却挂了电话，他愣在那里。他仿佛看见方新华那张妩媚的脸和一头整齐的短发，看见她风风火火出了狮城北门，大步流星向山上奔去。

“唉！”任秉春无奈地笑笑，搁了电话。

方新华和任秉春一样，也是半脱产干部。六个半脱产干部里，她最年轻，比任秉春还小两岁。

入夜，虽然很疲倦，任秉春却难以入眠，他思念方新华。自从他来炼铁，她上山烧炭，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除了偶尔通个电话，有两个多月没见面了。她肯定更瘦更黑了，他想。

他哪里知道，三十里路外的一座大山上，躺在炭窑边草棚里的方新华，望着十二座炭窑上升起的一股股黑蛇般的浓烟和夜空的星星，半夜了还在翻来覆去。她也在思念任秉春，这些日子，秉春一定黑了瘦了，她也这样思忖。

这两个年轻人，是一对彼此还没吐露心扉的恋人。

但是这夜，任秉春心头毫无来由地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接着就做了个噩梦：他去了方新华烧木炭的那座大山，可怎么也找不到她。穿过茂密的森林，攀上石壁，他发觉自己站在陡峭的悬崖边，脚下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

啊——他惊叫着摔下悬崖，醒了，全身大汗淋漓。他再也无法入睡，起身披衣走出草棚，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移民的事。

夜空星辰稀疏，节气已近霜降，风儿吹来凉飕飕。任秉春扣好衣服，在背风的棚南面找个地方坐了，他让思绪在这漆黑宁静的深夜自由飞翔。啥时候开始移民呢，移民会是怎样的情形，移民后将会怎样？虽然下游的淳安县两年前就开始试点移民了，具体情况像敲牛皮糖东一点西一点地听人说过，但他压根就没往心里放，他认为他们这里离移民还早着呢。现在，移民就摆在他们眼前了，他还真有些不知所措。

发源于浙西十三都原里的那道涓涓细流，奔涌到遂安县城狮城边，已经是条两百来米宽的大河流武强溪。武强溪向东三十公里，在淳安县所辖的港口镇，汇入发源于皖赣交界怀玉山脉的新安江，滔滔向富春江钱塘江奔去。新安江流域西高东低，河床坡度大，滩多流急，风光秀丽，古诗“一滩又一滩，新安在天上”描绘的就是她的美景。加上浙西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正是建大型水电站的好地方。1946年夏天，南京国民政府就曾着手在这里开发水电。新中国成立后，宁沪杭工业用电紧张，为了解决用电矛盾，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定兴建新安江水电站，1957年4月1日，电站水坝主体工程已经开工，计划两年后蓄水。届时形成的水库将横跨浙江省淳安、遂安、建德三县和安徽省歙县，方圆九百八十二平方公里，水面达八十六万亩，其中淳遂两县八十三万余亩，淳遂两县近三十万人需移民他乡安置。

下游的淳安县去年就开始移民了，随着时间的逝去，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两岸的任秉春他们，离移民的日子越来越近。

移民是国家建设需要，作为个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做出再大的牺牲也不算什么，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比，太微不足道。但是，自己这个半脱产干部，还有方新华他们几个，是带着半脱产干部身份移民到安置地去，还是……任秉春思忖着，突然感到全身燥热，他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要是能在移民前转为国家正式干部，那，那该多好啊。任秉春噌一下站起来，全身热血奔涌。好一会儿，他才镇定地重又坐下。要是能转为国家正式干部，那移民到哪里也不怕，都可以为党为国家工作，当然，他也可以大胆向方新华求婚，方新华一定会愉快地接受他。任秉春这样热切地遐想着，期盼着，在草地上坐着坐着竟睡着了，冻醒时东方已晨曦微露。

尽管是在预料中，任秉春还是没有想到，他们移民的日子这么快就到了。10月24日下午，县里来电话，炼铁场所有未来库区的民兵，第二天由任秉春带领返回各自大队。电话里虽然没说他们回去是要移民，但这个时候，又单单是未来库区的民兵回大队，移民的事还需挑明吗？

晚上，两个连的民兵进行了调整，要移民的未来库区民兵全部编到二连，所有的高炉交给留下继续炼铁的非库区的一连民兵。



二连民兵不干活了，大家窝在草棚里却睡不着觉，坐在铺上围成圈，谈论着他们听来的传说、故事。

“哎，你们说方腊到底有没有被梁山好汉捉住？”

“没有，老辈人说，他没打败就逃了，后来老死在一个山洞里，就是方腊洞你们听说过吧。”

“那都是瞎传，书上写着呢，方腊被捉住了。”

“那是写书的人瞎编，老辈人传下来的更真实。”

“传下来的也不一定真。”

任秉春坐在自己铺上，眼睛一会儿睁一会儿闭，他告诫自己啥也不要想，就静静地坐着。这不，关大志从棚外进来走到他铺前他也没察觉。

“哎，秉春。”关大志叫他。

任秉春抬起头，望着关大志：“有事？”

关大志手指点点棚外，示意跟他走。任秉春下铺穿鞋。

棚外有些冷，任秉春战栗一下，跟着关大志向当灶下用的草棚走去。

草门打开，一股香味扑鼻而来，火头陈师傅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钵头正往桌上摆，是鳖肉。“来了。”他高兴地招呼关大志和任秉春。

“你们明天要走，我搞了只鳖，炖得很烂了，我们喝点。”关大志压着嗓门说。陈师傅又拿来两只碗一瓶黄酒，搁下后转身走了。

“陈师傅，坐下一起喝点吧。”任秉春望着陈师傅说。

“你们喝吧，我去睡，明天早起做饭呢。”陈师傅嘿嘿笑着，看看两个连长，退出去了。

“来，坐。”关大志拔开瓶塞，咕嘟咕嘟往任秉春身边的碗里倒酒，又往自己碗里倒，然后搬来长凳坐下。任秉春也坐下，先喝一口酒，拿起筷子。

“秉春，真舍不得你走。”关大志端起酒碗。他俩虽然都是半脱产干部，以前也是开会时见个面，很少直接打交道。但这次两人一起来炼铁，任秉春和他在这里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私人关系处得也不错，县领导在多次表扬任秉春的时候，也表扬了炼铁场的总体工作，尤其是任秉春，只要有机会，没少在领导面前汇报关大志在炼铁场做出的贡献。关

大志感激任秉春，要知道，对于他们这样的半脱产干部，领导的好感十分重要，关大志乐于跟任秉春这样的人打交道。

任秉春也端起酒碗，动情地说：“要移民，有什么办法？”他知道关大志为人厚道，两人工作上有竞争，但关大志为人宽容大度，给人安全感。

两个人都喝了酒，然后放下酒碗。

“这里是炼铁厂就好了，我们一辈子就在这里过。”关大志夹块鳖肉放进嘴里，用力咀嚼，手里的筷子却不放下。

“地质队的人说过，这里有铁矿石，说不定将来会建炼铁厂。”任秉春估摸着说。

“真建炼铁厂，我们再来，还一起干，继续比个输赢。”

任秉春摇头苦笑，问关大志也像问自己：“谁知道我们移民到哪里，以后能不能相见还不知道呢。”他咧下嘴，端起酒碗。

关大志怀着任秉春一样的心情点点头，叹息一声举起酒碗。

两个酒碗用力碰在一起。

## 2

任秉春背着被子大步跨进公社那幢老屋，直扑天井边他住的厢房，掏出钥匙打开房门，用力甩下被窝卷往床上扔。哐，他又关上房门，将一米七〇的身子立在天井中央。解放前这是幢地主老财的房子，土改充公，现在是公社干部办公的地方。刚才，任秉春一路走来，看见红红绿绿动员移民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知道移民工作已经轰轰烈烈搞起来了。这会儿看见公社屋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平日一般都有两三个人在家，起码也有个值班的，今天这是怎么回事，人都去哪里了？他疑惑着皱起眉头望了望天井上方的蓝天白云，又向四周瞅一圈，摆了摆头。

屋外传来《社会主义好》的歌声，武装部陈部长哼着歌屁颠屁颠蹦进屋来，猛看见站在天井里的任秉春，怔了一下盯住任秉春问：“小任，你回来了？”

“回来了。”任秉春闻声赶忙迎向陈部长，笑着向陈部长点头致意，不解地问，“陈部长，大家都去哪里了？”





“都在开会呢。”陈部长边说边往办公室走。陈部长当过志愿军排长，受过伤，身体瘦削，但为人热心爽快，办事雷厉风行。他说：“我值班，我不愿去听那些个规定要求，移民就移民呗，安排去哪里去哪里！”他一屁股坐在电话机旁那张漆得深红的木椅上。

“移民？会上怎么说？”任秉春着急地问。他搬过张兀子凳与陈部长隔桌对面坐下。

“等吃午饭时让他们跟你说，我说不好，反正就是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移民‘大跃进’运动。”陈部长掏出香烟，他知道任秉春不好这玩意儿，顾自点燃猛吸一口，吐出长长一股烟来。

“那好，我到外面走走。”任秉春站起来。

“去吧，马上回来，快吃午饭了，下午还要开会。”陈部长叮嘱。他又啜出一口烟，看他那咂巴嘴的样子，烟味儿真美。

“我知道了！”任秉春向屋外走去。

下午，开会时间还没到，任秉春正靠在床上看借来的文件。忽然有人喊他接电话，他以为电话是方新华打来的，心跳得厉害，跑进值班室，一把抓起听筒。“是任秉春吗？县政府办通知，张县长今天晚上八点找你谈话，请你准时到县政府会议室。”没等任秉春说好咧，电话那边的人就把电话挂了。

任秉春愣住，慢慢放下电话。张县长要找我谈话？他觉得诧异，张县长那么高级别的领导，要找我谈话？在他眼里，张县长平易近人但不失威严，自己一个人单独去见他，心里真有些发怵。突然，他浑身一震，在这个立马就要移民的节骨眼上，张县长找谈话，谈什么？他怦然心跳。难道……莫非……他不敢相信。刚才他看过的一份文件上说，省里的《移民工作初步方案》规定，移民后公社干部、小学教员的身份不变，可以调到安置地工作。难道……联想起前些日子，张县长一直在会上表扬自己，那么，张县长现在找我谈话应该不会是什么不好的事。任秉春这样揣度，身上阵阵发热。一切来得这么快，让人不敢相信。找他们，问问他们的情况，任秉春思忖着立即摇起电话。

电话通了，还听见对方喊方新华的声音，但人家马上告诉他方新华不在，他又摇电话找陆建设和黄向阳。方新华陆建设黄向阳三个和任秉春一样，都是家在未来库区的半脱产干部，马上面临移民。一会儿，陆